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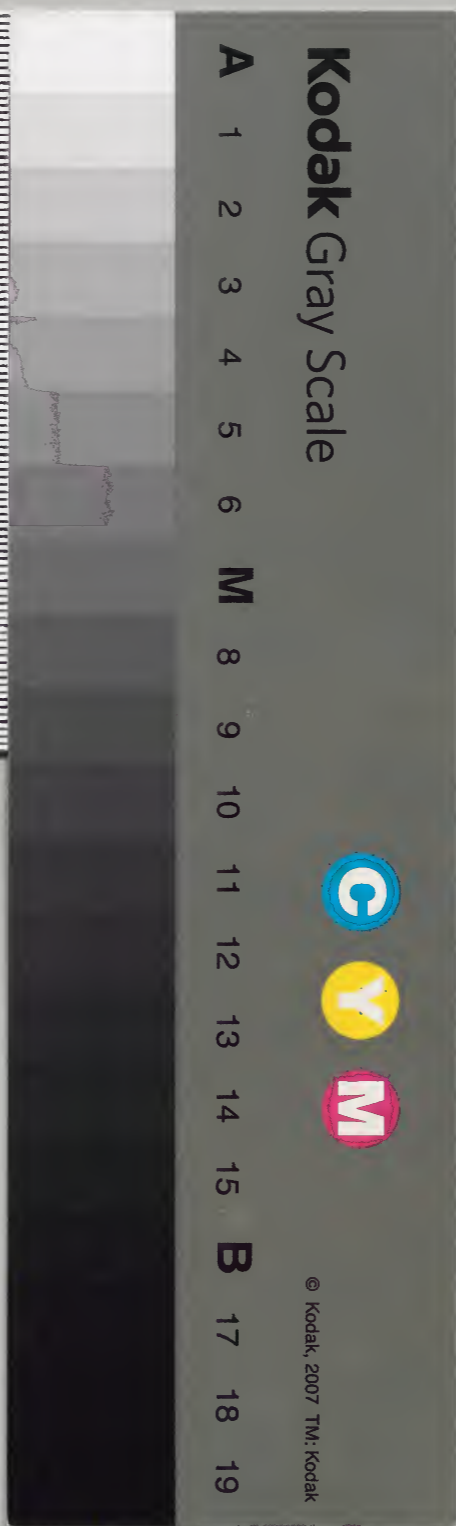
官版
書集傳

六

漢書門			
四	九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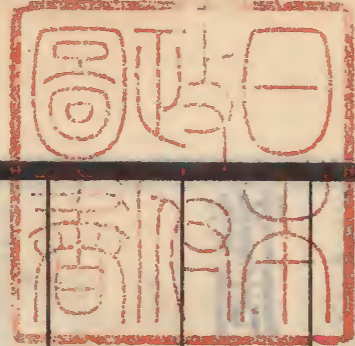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七三函	四〇一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01
冊數	7 (6)
函號	273 125



書卷之六

官版
見本



周官

蔡沈集傳

漢草文庫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大師。保氏即大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

書傳卷之六

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

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

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

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刑疆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已而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

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今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今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今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之詳則付之人為多故事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今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利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

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今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

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薶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薦之功孰能與斯於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釋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釋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

之同庶言同則釋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釋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

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一於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

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

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

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今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是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充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

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

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

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墉下是也於其

明日王崩

書傳卷六 十五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
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
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
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
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
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
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
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
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
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

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展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後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展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展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書傳卷六
十一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彫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

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書傳卷六

十一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壁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壁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王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壁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

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

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吊者，舍者，櫛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也。見也。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

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母遺我稚子之耻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

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也。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

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盖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愆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愆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

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愍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

淑善。愚惡。瘴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惡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眾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侷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侷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侷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所以防閑其邪

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

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也君陳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
 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
 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
 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
 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
 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
 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祈大也暑雨祈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
 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
 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
 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

之職此又告君牙
 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
 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
 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義，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

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太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上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也。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

論也。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

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

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
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
君而我亦
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
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
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
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
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
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
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

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
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
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
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
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
漢張敞以討羗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
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
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
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
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
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
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
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
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
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斂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言鴻荒之世渾淳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

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則耳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

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

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
 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三后
 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
 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
 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
 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
 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
 叙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
 禹稷雜稱言
 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棊彛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
 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
 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
 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
 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
 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
 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
 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
 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
 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
 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

用刑之極功而至於
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
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
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
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
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
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舍臯

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
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
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
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
苗民無所辭其罰
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
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之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

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

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判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

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官劓。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
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
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
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謂罰之輕重亦皆有權
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
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
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
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
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
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
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
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
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
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
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
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
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
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
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

明法律而與眾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汙。曰明曰清，誠敬薦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

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脩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鳴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

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脩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

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錫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振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宜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

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戊申。戊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

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徃者云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敕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筭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閑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獲筭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今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後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墻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

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也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

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

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諛巧也皇
違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
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
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
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
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
謂三帥諛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
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
箇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
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
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
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媚忌也達背達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

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杞陞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杞陞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

繳上二章意

書卷之六 終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脩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作舜典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飶。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一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橐飶，賜也。凡十篇亡，今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

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臯陶之精微者哉。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也貢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放此

○羲和汨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汨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作湯誓

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

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

三朥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

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迓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迓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鄆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

拱妖也巫咸臣名鄆相耿皆地名鄆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攷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鄆相耿惟四邦爾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

說命三篇

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雒雉而序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雒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室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年又序言十

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十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

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亡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

微子封於宋為湯後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武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繆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為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

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遷商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商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

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篇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作薄姑篇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是復言何耶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為夷狄不為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

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二...
四...
五...

晉

○...
...
...

夫...
...

晉

○...
...
...

...
...
...

書序終

...
...
...

